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landscape painting. It depicts a vast, rugged mountain range with steep, craggy peaks. A river or a path winds through the valley floor, where several small boats are visible, some with figures. In the foreground, there are dark, silhouetted pine trees. The overall style is classic and atmospheric, with varying shades of ink and wash creating a sense of depth and texture.

方紀散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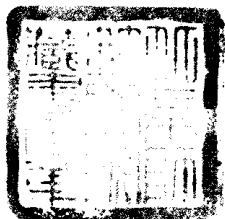
I262/48

方纪散文集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53038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北京

753036

封面设计：陈 新

方纪散文集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193,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10 $\frac{1}{8}$ 插页1

1979年8月北京第1版 1979年8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000

书号10019·2831 定价1.45元

方纪散文序

孙犁

轻易不得见面的曾秀苍同志，今天早晨带了一包东西，到我这里来，说：

“方纪同志委托我，把他的一部散文集的清样送给你，请你给他写篇序。”

我当即回答：

“请你回去告诉方纪同志，我很愿意做这工作，并且很快就可以写出来，请他放心。”

我这种义不容辞的慷慨态度，对熟悉我的疏懒性格的人来说，简直有些突如其来，一反常态了。

我要说明其中原委，共有三点。

一，我和方纪同志，是“同时代的人”。他曾经计划写一部长篇小说，题目就是这几个字。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特殊的风貌，以区别于历史长河的其他时期。每一个时代的人，也有他们特殊的经历，知识分子的特色，尤其显著。我们所经历的时代，并非自诩，我以为是很不平凡的。我们经历了中国革命进展的重大阶段。我们把青春献给了祖国和人民

的解放事业。我们的共同点还有，我们都是爱好文学艺术，从而走进革命的行伍，这可以说是为文学而革命。

二，我和方纪同志，可以说是老朋友了。一九四五年，我在延安，并不认识他。一九四六年冬天，他从热河到冀中，在河间的一个小村庄，我见到了他。他是从热河赶着一匹小毛驴来的，风尘仆仆，在一家农舍，他的多情的爱人黄人晓同志，正烧水为他洗脚。此后，我们在《冀中导报》，土改运动中，以及进城后在《天津日报》，都生活工作在一起。

三，现在我们都老了，他的健康情况，尤其不好。一九六六年以来，我一直没有见到他，最近在两次集会上，我见到了他，搀扶了他，看到他那样吃力地走路、签名，我都忍不住眼泪。

我心里想：方是多么精明强干的人，多么热情奔放的人，他有很大的抱负，他为党和人民，做了很多很重要的工作，现在竟被摧残成了这个状态！当然，我的状态也不会在他的心灵中，引起完全是欣慰的感觉。

我和方在青年时期，即解放战争时期，经常一同骑着自行车，在冀中平原，即我们的故乡，红高粱夹峙的大道上，竞相驰骋。在他的老家，吃过他母亲为我们做的束鹿县特有的豆豉捞面。在驻地黄昏的农村，豆棚瓜架下，他操胡琴，我唱京戏。同到刚刚解放的石家庄开会，夜晚，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迷恋地去听一位唐姓女演员的地方戏曲。天津解放之前，我们先到美丽的小镇胜芳，在一家临河小院，一

条炕上，抵足而眠，将近一个月。进城时，因为我们的自由主义，离开了大队，几乎遭到国民党散兵的冷枪。这些情景，都一去不返了，难以再遇，就是那些因为工作或因生活而发生的争吵，恐怕也难得再有，值得怀念。即使还有机会争吵，我身旁也没有了兼顾情义的老伴，听不到她的劝诫了！

我和方，性格方面，有很大的差异。我看到了他的优点，也看到了他的一些缺点。他对我也是这样。在我们共事期间，常常有争吵，甚至面红耳赤，口出不逊，拍案而起。但事过以后，还是朋友。我死去的爱人，当时曾对他和我说过：“你们就象兄弟一样。”她是农民，她的见解是质朴可信的。

方的才气很大，也外露。他的文章，不拘一格，文无定法，有时甚至文无定见。他常常是党之所需，时之所尚，意之所适，情之所钟，就执笔为文，洋洋洒洒。

他的胆量也大，别人不敢说的，他有时冲口而出。别人不敢表现的，他有时抢先写成作品。这样，就有好几次站在危险深渊的边缘，幸而没有跌下去。

他的兴趣，方面很广，他好做事，不甘寂寞。大量的行政交际工作，帮助他了解人生现实，在某些方面，也影响了他的艺术进展和锤炼。

文如其人，对方来说，尤其明显。他的散文，视野很广阔，充满真实和热烈的情感。他的文字流畅而美丽，给人以

淙淙流水的音响。

时至今日，对于我们，这一代老同志，一切客套，我想都不必说了。我珍惜我们之间的友情，也珍惜方的文字。一九六六年以前，我曾把司马光的两句格言：顿足而后起，仗地而后行。告诉了方。他反其意，吟成四句诗，第三句是：“为了革命故”，第四句是什么也可以不管。原话我忘记了。他从南方旅行回来，送给我一个笔筒，就把他这四句诗，刻在上面，算是对我的激励。这个笔筒，后来被抄走，诗当然成为一条罪状。他寄怀我的其他诗文，也被家人送进了火炉。笔筒不知流落在何家的案头。

党和人民，都在认真总结我们时代的惨痛的经验教训。我们也在总结自己的成败得失。我们的作品，自有当代和后世的读者，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方的文章，是可以传世的。

方很顽强，也很乐观。他一定能战胜疾病，很快恢复健康。

一九七九年二月九日

目 录

方纪散文序	孙 犁 1
长江行	1
枇杷山公园夜景	16
石林风雨	20
笛音和歌声	30
欢乐的“火把节”	53
到金沙江去	69
奴 隶	135
奇 遇	148
三峡之秋	167
轻舟出南津关	183
挥手之间	190
海河，你为什么这样美丽？	199
一天二十四小时	207
跟班生产的刘二囤	223
萧德训不断革命	231
李之珍攀登高峰	249

吊 钩	265
第一千炉好钢	280
干将的后裔	288
端溪行	294
桂林山水	302
江山如此多娇 (李可染《水墨山水写生画集》序)	311

长 江 行

一 朝 入 三 峡

晨四时半，船由宜昌启碇了。等我醒来，已过五时；于是脸也来不及洗，就跑上驾驶台去。

不知道是由于对三峡的各种想象，还是这一时的黎明景色所致，一登上驾驶台，立刻觉得风光迥异：昨晚船过洞庭时那种“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的壮阔景象，竟丝毫不留一点痕迹。眼前只是：群山如屏，峭壁遮天，峡风挟着江水，迎面涌来……一时不知风生何处，水自何来！是水流而风生呢，还是风动而水涌？只觉得眼前是绝壁障眼，耳边是水吼风号；船行峡中，几疑是身置海底。

但这还只是最初一刹那的感觉。稍过之后，又情景大异，只觉船身颤动，如汽车爬坡般，缓缓而行。风好象停了，不是吹，而是喘息；水也好象静止，不是流，而是滚动。抬眼远望，晨曦正从接天高峰的顶上，透入峡中。接着，曙光照耀，天空明净，恰象一匹青色素锦，映照江面。这时，又觉水平如镜，风过如流；船行峡中，又象是荡舟湖上。

初入三峡的这种感觉变幻，起初我原以为只是自己的

想象所致。后来记起苏轼的“初过瞿塘”，竟也有类似的描写：

入峡初无路，连山忽似龕；
萦纡收浩渺，蹙缩作潭渊；
风过如呼吸，云生似吐含。

这些描写，对于三峡的山水，确是十分真实的。象“萦纡”、“蹙缩”、“呼吸”、“吐含”之类的冷僻而切当的字眼，不到三峡，是想象不出来的。

这时，船长走进驾驶台来，望望天空说：

“天亮得好快呀！”

果然，转过迎面一座插天屏风似的峭壁，霞光透过飘浮在半山的薄雾，投进一团玫瑰色的光辉。

我问船长：“南津关到了吗？”

“过来了。”

他回答，说得很平淡。但我听起来，那失望，不啻一下跌到江里！赶紧走上甲板，回头了望，却只见一片迷蒙，两岸峭壁，遮断了江水和天空。

南津关，这正是我想要看一看的地方！这个现在还不大为人注意的地理名词，也许有一天会震惊世界，成为控制长江洪水的总枢纽，照亮大半个中国的发电基地。……这时，我望着峡中的水，奔腾浩荡，迎面而来，冲击着船只，向身后的南津关流去。不知怎么，我忽然想起了杜甫的“众水会涪万，瞿塘争一门”来，诗写得何等生动，有气魄，但在千

年之后，这里却将是“三峡成大海，众水渡南津”了。

在明净的霞光里，我看到两岸峭立的山峰，使这里正好变成了长江的瓶口，只要放下一座大坝，长江洪水便可尽入囊中。为了这个伟大理想，目前多少人为它工作着，思索着呵！于是我想到在武汉的谈话：未来的三峡景象，不断地在我脑子里闪烁。显然，那些工程师们日夜思索的问题，他们的快乐和苦恼，也感染了我。

“黄牛呢？”我又问船长，开始想到了另外的事。

“也过来了！”他叹一口气说，象是刚刚放下一件重活。“刚才车开到七百二，就是爬坡呀！”

这时我才明白，原来方才的那一阵宁静感觉，并不是完全出于想象。虽然现在坐的是轮船，“朝发黄牛”的感觉也还是体会到了；那怕是短短的一刹那，真也抵得上古人的“三朝三暮”。^①

接着，阳光照到船头。时间是早晨，但这太阳却给人一种夕暮的感觉。看看罗盘，方知道船向北拐，阳光是从右面来的。

浮在半山的薄雾，已升到山头，阳光充满峡谷，江流和峭壁，都染上了一种橙红色的光彩。原来两岸的崇山峻岭，在长江过处，俱如大斧劈断一般，插水接天，直上直下。滚滚江涛，象由半山倾泻而来，在深山峡谷中，左冲右撞，夺路

① 黄牛，山名，在湖北宜昌境内，山势甚高，又面临长江极弯曲的一段，因而逆水上行的时候，船行数日，还能看见此山。故有“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之说。

而走，真成了所谓“江水横流”。加以碛滩礁石，横梗江心，使水流如沸，激成无数漩涡，其中小者盈尺，大可径丈，状如漏斗，深不见底，虽是千吨轮船，也必须绕它而行！

船过茅坪，太平溪，美人沱，山势稍缓，石呈叠状，这便是在地质上称为黄陵大背斜的华岗片麻岩了。在这里，也正是理想的三峡枢纽之一。此时江中岸上，均有钻机耸立，钻机上的小小三角红旗，在晨光中迎风招展。……仿佛只这一面小小的三角红旗，便为这深山峡谷，滚滚江流，增加了无限生气。

在江心钻探船的船尾上，正有一个年青的钻探队员，迎着朝阳做早操。我想象——也许就是这个充满朝气的年青人的劳动，不久，会在这里开始伟大的工程，成千上万的人来到三峡，在这里筑起拦江大坝，登山船闸，和巨大的电站。

古往今来，有多少诗人歌颂过三峡呵！他们歌颂了祖国的伟大山河，歌颂了这里坚苦卓绝的人民，歌颂了这里的美丽传说和英雄故事！然而，如今不同了。更应该歌颂的是现代！现代的人民，现代的生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科学的神奇的力量！

一整天，我带着激越的想象走过了三峡，也浏览了三峡中的风景和古迹名胜——昭君村，女婴墓，屈原祠，神女庙，白帝城，等等。然而这一切，都因为那高耸的钻机，钻机上迎风招展的红旗，和那站在钻探船上做早操的年青人的形象，而显得黯然失色了。在我的印象中，这成了三峡的最主要的特征，使三峡变得生动而光明起来的力量。……

二 征服长江

在三峡筑起大坝，拦蓄长江的洪水，并且利用它无限丰富的水能，发出用之不竭的电力——这是一个伟大的理想。

早在孙中山的“实业计划”里，就提到过利用长江水利资源，大量制造氮肥的可能性；抗日战争以前，也有过有理想的工程师，来看过三峡，提出过在宜昌建立小型电站的建议；在抗日战争末期，美国出名的水利工程师萨凡奇，也曾看中了三峡，提出由美国投资，而用建成后的三峡所发电力的一半，在十五年内，每年制造出五百万吨氮肥，廉价售予美国，做为投资的偿还；来榨取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丰富的水利资源。

但是无论孙中山的计划，工程师的理想，和美国人的如意算盘，都是无法实现的好梦。现在，当我们的国家进入社会主义时代，三峡的新的历史时期也开始了。

一九五五年，毛主席和周总理以及国家有关部门的领导人员察看了长江情况，提出了长江综合利用的全面规划方向和当前的工作任务，预定在今年内首先完成规划要点，并提出第一期工程的比较方案。现在，正有成千上万的人，在从上迄长江源头的通天河，下到吴淞口入海处，长达五千多公里的长江两岸，进行着巨大的工作……

五月间一个阴雨的早晨，我在武汉市边缘区新建的一所红色办公大楼里，会见了长江水利委员会的负责人——

林一山。

因为下雨，天有些凉，他披了一件黄色的薄呢军大衣，伸出受过伤的手来和我握手。

“想去看看三峡么？”他看着介绍信，一面说。“这倒是一个很使诗人们感觉兴趣的地方。”

他很随便，很开朗，有些幽默，似乎仍然保持了一种军人风度。于是我也开门见山地说道：

“但是，恐怕最有兴趣的，还是你自己……”

“不只我自己。”他截断我的话，同时笑了。但沉思了一下，他接着说：“难哪！我之有兴趣，也许正因为它太难了！”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望着他，以为只是一种普通的谦虚。但他立刻熟练地摊开一张“长江流域图”，指着那条横贯祖国南部的蓝色河流说：

“这就是长江。”顺着他的手指，我一眼从青藏高原东北部，一直扫到吴淞口外蓝色的海面上。

“长五千多公里，”他接着说。“流经九省，流域面积一百九十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五分之一；流域的农产量占全国农产量的43%。流域人口两亿三千多万，占全国人口五分之二。年径流量一万亿公方，等于二十五个黄河；水能蕴藏，根据已知的材料，可以发电一亿四千万瓩，相当于美国全部水能蕴藏量的百分之一百六十。现有的自然通航里程是五万四千公里，占全国水运年总量的75%。……至于长江流域的地下资源，那更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了！”

他一口气说下来，最后想用一句带有文学趣味的话来做结束。也许他觉得这些数目字对于我可能太枯燥；或者他觉得自己无意中透露了对长江的热爱和骄矜心理，而有意的想把它冲淡。但是不论如何，这些数目字他一口气说下来，不假思索，不查笔记，“如数家珍”一般，确也值得自豪呢！

“可是，”他沉思了一会，转了话题，加进了一个在任何谈话往往是极端重要的“但书”。“长江并不是一碗现成饭，可以端起来就吃的！”

他把手掌在长江下游两岸的江汉平原上抹了一把，显然有些激动地问道：

“你知道一九三一年的洪水吗？淹没面积是十万平方公里，耕地五千六百六十万亩，受灾人口二千八百九十八万，其中死亡了十八万五千！损失按银元计算，是十二亿八千万！”

他停下来，喝了一口茶。

“一九五四年的洪水呢？比一九三一年大得多！虽然被我们治伏了，但淹没的面积还有一九三一年的三分之一！”

他站在桌子对面，身子倾向我，象是等待我的回答。而我，听着这些惊人的数字，对于他那微微有些激动的心理，发生了一种由衷的同情。我点点头，并且不知怎么，却叹了一口气。

他有些察觉了，似乎抱歉地笑了笑，然后把一只手掌在

长江中段靠近下游的地方有力地砍下去。

“如果在这里放一座坝呢？”他说。

我欠起身来，看看地图，他的手掌正象一座大坝，横在三峡上。

“或者这里，这里。”

他把手掌连续向上游移动了两下，那位置，是重庆和宜宾。

“当然，也可以考虑从支流上解决问题。例如，”他抬起那高坝似的手掌，用一个手指在长江中游从宜宾到汉口之间划了一个东西长的椭圆形的圈子。这个圈子里，包括了岷江下游，嘉陵江下游，和沅水、资水、汉水等几条长江最大的支流。

“或者，这样，”他又把圈子缩小，在三峡到汉口之间的长江两岸划了一个南北长的椭圆形的圈子，里面包括了干流的三峡，和支流的沅水和汉水。

“各种方案都可以考虑。”他爽朗地说，似乎准备随时修改自己的意见。“但是，首先要考虑防洪；同时，发电、灌溉、通航等等。用最好的办法，实现对长江的综合利用。”

他说最后这四个字的时候，好象旁边都加了重点，一字一顿。

“这样，”他又把那只高坝似的手掌放在三峡上。“如果大坝修在这里，会给我们的国家带来多大利益！”

他用一种惊叹的口气提出问题，望着我。我发现，他的眼睛忽然透过眼镜发出光来。